

论敦煌文献中的“舞剑器”

林 春 李金梅

摘要：本文就唐代以来，敦煌文献中有关“舞剑器”的内容进行阐释，以了解剑器舞的传承渊源和演变历史，以及其精神。从而进一步探索“舞剑器”与“武术”之内在联系和传承关系，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印证价值。

关键词：舞剑器 敦煌文献 武术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 (2007) 02-0036-05

一、前言

敦煌文献中有多首有关“舞剑器”的曲子词，它为我们研究我国舞蹈和武术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有关“舞剑器”的资料，在唐之前未有见到。而我们所以能了解“舞剑器”，功劳应该归功于杜甫所写的一首诗和敦煌文献中对“舞剑器”的描述。

杜甫在诗的序中，记述了李十二娘舞技的传承渊源及公孙大娘当年舞剑器的情景。杜甫于“开元三载”在郾城看公孙大娘舞剑器，那时不过4岁，时隔52年后，又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器，抒发起他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诗篇。从杜甫的诗来看，剑器舞是单人表演的独舞，而李十二娘所舞的剑器，与当年公孙大娘所表演的舞，其程式和气势几乎一样。杜甫的诗篇为我们今人提供了剑器舞的原始风貌。同时，本文还对敦煌文献中的“剑器词”，以及西河剑器与剑器浑脱作了阐释；对舞剑器的形态作了分析，并对宋代舞剑器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这为研究舞蹈与武术的因缘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料。

二、西河剑器与剑器浑脱

“西河剑器”与“西河狮子”、“西河长命女”，都出自甘肃。西周时期（684—705）以前，甘肃敦煌、酒泉地区民间就流传剑器之类舞蹈，当时属于散乐百戏和杂技之范畴，后来随丝绸之路这一通道传入长安，经过宫廷的提炼加工，便成为教坊舞曲之一。杜甫在诗序中提到，在开元初年内廷“宜春”、“梨园”两个教坊的舞技，表演剑器的只有公孙大娘。据传她善舞多套剑器舞，其中有《西河剑器》、《剑器浑脱》、《裴

将军满堂势》、《邻里曲》等。

“剑器浑脱”是指：“唐自则天末年，“剑器”入“浑脱”为犯声之始。剑器为宫调，浑脱为商调，以巨犯君。”这本是音乐的“结音”问题，“犯声”可以改变乐曲主音的效应，扩大音域的范围，加强旋律的美感，这与舞蹈基本没什么关系，故“剑器浑脱”有人认为是两首以上的舞曲，融汇合成的一种新舞蹈。

“浑脱”应是一种舞名。《资治通鉴》唐中宗纪：“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技艺以为乐，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浑脱”是唐代蕃语，意思是由羊毛氈之类的物件引申而来。

“西河剑器”是较早的舞名，“剑器浑脱”是较晚的舞名，两种舞蹈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两样。

三、敦煌剑器词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 S.6537号卷子，有三首唐人曲词，均为五言八句。前二首咏勇士，所咏实当为戎装武舞者。第三首咏剑器舞的姿容。如“排备白旗舞，先自有由来。合如花焰秀，散若电光开。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描绘了“剑器”表演的美妙气势和动人心魄。

“剑器”为健舞曲名，可见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也有人认为，剑器舞是执绸而舞。如清人桂馥《札朴》六“览古·剑器”载：“姜元吉言，在甘肃见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问何名？曰：“剑器也，乃知公孙大娘所舞即此。””这说明，清代曾有人在甘肃目睹“剑器”表演。敦煌写卷在形式上实为今存唯一的“剑器”曲词。

敦煌出土的写卷中，还有描绘剑器的诗词。如：P.3591号“洞山和尚神剑歌”，P.3633号“龙泉神剑歌”，P.3821号“三尺龙泉剑”，莫高窟五代第61窟西壁佛传屏风画中，有一幅描绘悉达太子舞剑的场景。另外唐代诗人岑参有“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之诗句。

以上诗词反映了唐时期的剑术已发展成为一种舞蹈与武术相融合的形态，表演性、观赏性、审美性极强。剑器已具有物质精神双重功能和双重使用价值。在剑术的文化意识驱使下，剑器舞摆脱了单一的发展方向，逐步走向文明，成为人体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直至现代还有借鉴敦煌的剑器舞姿，创编了敦煌剑、木兰剑等健身武术套路。

四、“剑器”舞之形态

“剑器”的舞姿、舞势，充满武技性，在唐代属于“健舞”。唐代的“健舞”，宋代称之“舞武”，由于古代的武雅舞，舞者手持干戚的原因，便联想到舞剑器时，手持何物？由于时代的更移，对舞剑器逐产生了多种说法。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在“剑器”词条中引用“通考”与“札朴”的记述进行阐释。如，“通考·舞部云：剑

器，古代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装，空手而舞。”唐人“剑器舞”肯定是持剑而舞，空手而舞是另类舞蹈。而“雄装”杜甫诗中的“玉貌锦衣”，意味着唐代社会风气，激励尚武精神，女伎很有可能着“军装”，因为，唐墓出土的壁画、三彩、彩绘陶俑中的女舞者，以及敦煌石窟的壁画中的女舞者，并未曾发现有雄装的女舞者。

但是，从清代桂馥“札朴”所述，在甘肃见女子手执彩绸或流星而舞，这也许是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演变。据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另外，唐·郑嵎“津阳门”诗并序，描写唐玄宗生日上演剑器舞的情形：“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可见这种舞蹈是持着“剑”舞动的。清人宋翔凤写的“过庭录”，及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均对公孙大娘手中持剑而舞给予了认同。

我国目前出土的文物和文献中，未能见到“剑器舞”的图像。然而在朝鲜李朝时代的执仪厅所印的“进宴仪轨”，这本书的卷首图式第40页，载有“剑器舞”画像一幅，画面是四个女子头载着战笠，舞动双剑。朝鲜古代的剑，很像我国的刀，它是单刃的，这部古籍是从宋代传入朝鲜，而朝鲜的舞蹈也完全承袭我国的舞蹈形态。在宋代的剑器队，只知道“带器仗”，究竟舞时带的是什么“器仗”，不见记载。从朝鲜古籍中所看到的“剑器舞”画像，是由四女子舞双剑的情形，绝对是有传承根据的。由此追溯当初公孙大娘舞双剑也是有可能的。

五、宋代舞剑器的发展

杜甫于开元三年迄至大历二年（715—767），先后相隔五十二年而二次见到公孙大娘和李十二娘“舞剑器”，他们的舞姿几乎没什么两样。可是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剑器舞”开始发生了变化。据姚合“剑器词”三首和“敦煌曲剑器词”三首，它似乎已趋向于“队舞”方向发展。《宋史·乐志》载：“队舞之制……小儿队七十二人……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繡羅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繡抹额，带器仗。”

宋代队舞由“小儿”与“女子”两组混合编制而成，各有十个队，总共舞者达二百五十人，服饰华丽，场面较大，各队有其队名，如“柘枝队”、“剑器队”等，专门表演柘枝舞与剑器舞，从宋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关记述队舞之盛大的记事。另外，还有一种“曲破”，它是截取大曲“入破”以下用之。它也表演唐代公孙大娘“剑器舞”曲，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载：表演时化妆两个穿着唐人衣冠的文人上场，这两个人是张旭与杜甫，然后一个妇女装扮公孙大娘，经“竹杆子”（为宋代宫廷乐舞之“引舞人”，即指挥舞队进出场的“主持人”。由于主持节目时手持一枝“竹杆拂子”故名。），乐部开始唱曲子，舞“剑器曲破”，舞蹈如“龙蛇蜿蜒曼舞之势”。舞者的装束，及手中所持器仗，在“引子”中可以了解，如“云鬓耸翠壁，雾縠罩香肌，”这说明舞者着一种丝绸透明的表演服饰；又如“袖翻紫电以连轩，手握青蛇而的”这完全是指手持的是“剑”。这场舞蹈表演还配唱“剑器曲破”五遍。这意味宋代的“剑器舞”已有专门的音乐和伴唱，这要比唐代公孙大娘在露天广场单一的“舞剑器”表演

要进步多了。史浩除“鄮峰真隐漫录”外，还作有同名之“词曲”、“大曲”所收舞曲六首，是为“采莲舞”、“花舞”、“剑舞”、“渔父舞”、“太清舞”与“柘枝舞。”

公孙大娘的“舞剑器”得到唐人的酷爱，其主要原因是唐朝统一天下，提倡文治，文学、艺术、体育等相继得到较快发展。唐初年的“破阵乐”场面浩大，表示了这种尚武精神，所以在开元、天宝年间，宫廷和民间都极其喜欢“健舞”，如：“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

公孙大娘的舞剑器，对于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怀素二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杜甫观舞行序载：“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赏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由此可见这二位唐代草书大家，都因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草书得到了更大的长进。

六、结语

唐代流传的舞剑器，对当时的舞蹈、武术表演作了极生动细致的描写；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文字记载，为我们研究唐代舞蹈的风貌，特别是舞蹈与武术之关系，提供了极其真实可贵的依据。可以说，“舞剑器”是武术、武舞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乐舞进行再创造的结果，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所表现出来的气势、节奏、精神，与当时的时代风貌融合协调。公孙大娘那源于生活的巧妙构思、独特的艺术处理，使“舞剑器”具有雄健、刚劲、矫捷、豪壮之美的典型。

从杜甫诗中；从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所了解的“舞剑器”等舞姿形象，对帮助我们研究和分析古代剑器舞与武术的内在联系，古代剑器舞与武术的功架、程式、套路、技巧等的传承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印证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
2.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
3. 马明达《说剑丛稿》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4. 陆 草《中国武术》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
5. 刘峻骧《东方人体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
6. 向 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7. 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
8.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
9. 季羨林《敦煌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
10.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
11. 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12. 于忠钧《中国传统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
13. 董锡玖《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

14. 李季芳 《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1984年版
15. 阴法鲁 《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版
16. 谢 长 《人体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版
17. 北京舞蹈学院 《文舞相隔》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989年版
18. 彭定求 《全唐诗》第 1286页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6年版
19. 沈 冬 《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版
20. 傅正谷 《唐代音乐舞蹈杂技诗选释》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991年版

(作者简介: 林春; 李金梅, 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50)

收稿日期: 2006年 1月 31日